

“来，照我说的做，试着放松下来，内心平静地拥抱你身边的人，再握一握手，彼此鞠躬……”

这是在做夫妻心理疏导么？不是，这是一堂儒学课。

坐在讲台上的人自称儒学大师，一天的讲学，还专门找了两位小姐负责擦黑板。

这一幕让坐在台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、“乡村儒学”发起人之一赵法生十分震撼。他没有想到，在百姓生活中消失了好几代的布衣儒家，今天竟这样粉墨登场。

可这还不够开眼，以瑜伽搭配儒学的报告会，有木有？人家已经全国多省巡讲了，一张门票，公益价，280元！

儒家行为艺术呢？让孩子们抱着父母痛哭，再让孩子们现场给父母洗脚，这一幕，今年都不新鲜了。

赵法生说，今年最新鲜的事是无中生有：“他们讲了很多孔子的话，但是一句都不是孔子说的！”

“自称专家却满嘴胡说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！”年底前，一家儒学学院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学员，可听了一场又一场课，赵法生愤然离场。

儒学热

挂着羊头 卖着狗肉

本报记者 张榕博

曲阜市委宣传部一人员透露，一位儒学专家对《论语》的掌握程度实在不敢恭维，但他的儒学书却卖得最火。

可老百姓看到的不是这些。在报摊、飞机场、公园、广场、公交车站、企业年终大会、幼儿园、培训班等场合，有关国学热、儒学复兴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。“儒学”二字给人们的清醒催眠与饱和式传播，已经让每个人都尝试相信，儒学富有某种魔力。

“老百姓听完以后，仿佛有所顿悟，其实脑子里什么也没记住。”赵法生说。

在2014年，最火的文化事件莫过于儒学与传统文化的强势回归。但在这种文化断代百年有余之时，真正的儒学或许距离大多数百姓很远，而披着儒学外衣的“牛鬼蛇神”先来了。

“儒学”的这股火，其实是从一个名叫于丹的女人开始的。

2007年，在传统文化尚未在国家层面推动之时，因为一个擅长电视营销的传播者不凡的口才，孔子连同自己的儒学一起，在时隔一百多年后重新“家喻户晓”。

但于丹的《论语心得》并不权威，她研究儒学，但她更是一名电视节目策划人，一名媒体人。

就是从那时起，人们重新认识儒学，不再经过系统和严谨的学问，而是观看一群传播者的“生意”。

于是，儒家文化传播的市场开始细分了。

高管给中层和员工播放儒学营销大师翟鸿燊的影碟，以至于他的《大智慧》DVD销售成绩非凡，在机场卖了10万套，创下了经管类单套产品的纪录。而企业老总和渴求升迁的达官贵人则找上了南怀瑾、文怀沙，谋求官场释怀或权谋心机。甚至厌弃当前教育体制的家长也给孩子报了名，到国学经典学堂里寻找出路。

再后来呢？

2014年，儒学振兴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可没等真正的儒家学者高兴完，许多“脑白金”式的营销便率先改头换面，迎面而来。儒家心理学、儒家神秘学、儒家成功学、儒家传销学、儒家迷信、儒家阴谋学乃至儒家行为艺术纷纷抢占市场，成为儒学另类“布道者”。

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说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。

所幸，当于丹被北大师生哄下台时，人们赶走的不是孔家店，而是伪学术。

“儒学回归总会有泥沙俱下的一段时间，这也是大浪淘沙吧。”颜炳罡说。

但颜炳罡也强调，现在是时候让真正的知识分子承担起社会责任了，“自千儒”们需要挺身而出，为儒学正名。



电影《小时代》的横空出世，绝对是中国电影和娱乐圈的一个风向标：赤裸裸的拜金主义，精英文化的垃圾。

《小时代》里满是俊男靓女，但这只是小意思，它传递给我们的，是导演郭敬明极尽炫耀的拜金主义。Gucci礼服、Etro西装、LV、FENDI等奢侈品大牌轮番上阵，给年轻靓丽的外表裹上了一层繁华的外衣。几千块钱的杯子一摆一屋子；女主角失恋了，穿上名牌大衣立马破涕为笑；情侣吵架了，互相数落给对方买了多少贵重物品；朋友闹别扭，用来砸对方的花都是世界顶级朱砂；就连追赶小偷，路过奢侈品店也要扫货，挂着满身的名牌logo，像一个衣架一样在街上奔跑，奇迹的是，小偷还被抓住了……

奢华的表面与狗血的剧情，在影院里一公映，就引起了轩然大波。

自称看过7000多部电影的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大声疾呼：这样赤裸裸宣扬拜金的电影真是古今中外少见。“多数郭粉想要买得起影片中那些东西，过上那种生活，只能乖乖去找‘老东西’当小三小四小五，才有可能。这就是该片隐含的价值观。”

小时代

谈谈情怀？ 你还不配

本报记者 陈玮

郭敬明也毫不退让，直称周黎明“看见什么就是什么”。然后这话让导演高群书不高兴了，“难道你看到屎就是屎？”

一向桀骜不驯的富二代王思聪公开在微博表示：“《小时代》爱好者请主动取消关注。”而郭粉也不甘示弱，叫嚣：“影院是你们家开的吗？”

让郭粉遗憾的是，影院还真是他们家开的。有钱，就是这么任性。

然而讽刺的是，王思聪可以说，但王家的万达影城一度将一半的排片都给了《小时代》——影院里坐满了刚刚考完试的中学生，谁叫《小时代》的观众多呢？

看来，尽管儿子立场鲜明，但王公子的老爹却无法摆脱商业利益的诱惑。“在商业社会，不可避免会出现拜金主义，完全去除是不可能的。”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何中华认为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追求商业利益和物质享受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。郭敬明也大喊冤枉：我不谈物质，难道物质世界就不存在了吗？

“拜金主义价值观不是唯一的，它不应该上升到主流位置。”何中华说。

周黎明也有相同的意见，比如同样是奢侈品堆积的电影，好莱坞电影《穿Prada的女王》和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，反映的也是光鲜亮丽的生活，但影片主题却是批判这些表面物质没法带来幸福。

反观《小时代》，除了极尽奢华，影片最重要的核心元素情怀、演技通通被掩盖，正如影评人史航所说：《小时代》导演把把关把得好，全片没出现一个演技派，大家水准一般齐。

“大众普遍认为有钱人的社会地位就高，所以跟风而上，拜金主义愈演愈烈。”浙江传媒学院电影学院院长李晋林说，大众媒介的导向，让这种趋势跑得更加顺畅。

“我们的主流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其他主义的占领最终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”何中华说，忽略精神内涵、崇尚虚无的拜金主义，再怎么跳跃，终究只是一个“小时代”。

所以，别问我为什么不尊重《小时代》，借用影评人史航的一句话：“难道吃了地沟油，还要吧嗒嘴吗？”

